

**CHEN Ke**

*Bazaar Art,  
Chen Ke: Look for Order in Paintings*

*June 2022*



在 陈可 寻找 绘画 中 秩序

对艺术家陈可而言，2021年是丰收的一年：艺术市场全面开花、作品拍卖纪录频频刷新；新作“包豪斯女孩”系列收获好评。而这一切来自她多年的积累，从“弗里达”到“密林”“梦露”等系列，每一步稳稳走来。《时尚芭莎》独家专访陈可，听其讲述在面对个人生活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之际，如何通过艺术寻找一种秩序感……

策划 / 齐超 摄影 / 程文 妆发 / 何蒙蒙 文字整理 / 张剑蕾 设计 / 焦颖

## 谈个人生活与创作

**BAZAAR**：你之前时常提到生育给你带来很大变化，这个事儿当然会改变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，但对你的作品影响也巨大吗？

陈可：对，从作品形态来看是这样。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，但作品不会撒谎。有一次我看自己一本跨越2004-2016年的画册，突然发现后来的作品截然不同。之前是在“空中飞”，后面感觉“掉地上”了。之前我是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，但生完小孩，突然要面对真实的世界，并且很难将它推开。

**BAZAAR**：以你的条件，可以让父母、老公多帮帮忙，或者请保姆，节省的精力放在事业上，你应该尝试过吧？

陈可：其实这些都做了，但我还是希望能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，也挺享受当妈妈这个过程。完全当甩手掌柜也不是我的性格，我还是有责任感的人，哈哈。艺术家也有好多类型，有的会把两者对立起来。我比较中庸，什么角色都想扮演，不会非常决绝。

**BAZAAR**：想成为很决绝的人吗？

陈可：想，但成为不了，下不了狠心。我的性格偏向双鱼座，虽然太阳星座是天蝎。周围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艺术家挺多都生了小孩，也都挺顾家的。

**BAZAAR**：像草间弥生、布尔乔亚、翠西·艾敏这类艺术家可能就做到了你说的所谓“狠心”。

陈可：布尔乔亚好像是有孩子的。不过这些艺术家，比如弗里达，有时是被命运推到戏剧性的人生境地。再后来，大家又把她的人生讲述得特别传奇，艺术家



陈可《九层塔》，布面油画，200x200cm，2005年

## 谈教育背景

**BAZAAR**：很多朋友都说你看起来特别温柔，但上学时叛逆吗？

陈可：我好像一直都不叛逆，或许内心叛逆，但表面上比较听话和顺从。可能因为我妈比较强势，跟她对着干，没什么好果子吃。

**BAZAAR**：上学时也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？

陈可：我读的川美附中，跟普通高中不太一样。在那个环境里，大家都会做一些在普通高中生看来是出格的事。比如不考试跑去一座寺庙，但那是集体行为，身处其中并不觉得奇怪。所以当时看包豪斯的照片，就让我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。整体环境像一个乌托邦，我们会去茶馆上课，而不是在教室里。老师跟学生之间也不像长辈和晚辈，而是像朋友一样。

**BAZAAR**：我发现不少美院的学生想画画、想当艺术家，但非常不了解当代艺术系统以及这个行业是如何运转的，你当年知道吗？谁教你的？

陈可：在附中时，我主要接触到印象派，到毕加索之后就不太知道了；但大学时比较幸运，正好遇到川美改革，进入了新成立的综合视觉工作室。教学方向以当代艺术为主，模式类似西方艺术学院，除了画

画，还有摄影、装置、影像等。老师也比较年轻，是中国当时最先锋的艺术家。他们经常去国外拍下好多双年展、美术馆的资料。我记得方力钧、何建伟等艺术家也来上过课，策展课是皮力教的。所以我对艺术行业有粗略了解，后来成为职业艺术家，也不用费劲去转换。在大学，我的艺术家意识就出现了，开始做一些摄影作品，最早被大家看到和认可就是摄影作品。

**BAZAAR**：你大学开始卖画了吗？

陈可：大学毕业展的那张画卖了，也是第一张卖出去的画。在那之前，摄影作品也有被收藏。当时参加成都双年展，我得了一个奖，凯伦·史密斯（Karen Smith）很喜欢，就买了。

**BAZAAR**：所以上学时作品被收藏还挺重要的，是一种信心。

陈可：对，让人有信心能靠艺术生存下来。另外，我是受几位女艺术家的启发才做摄影的，比如辛迪·舍曼（Cindy Sherman）、南·戈丁（Nan Goldin）等都非常酷；我也很喜欢布尔乔亚（Louise Bourgeois）、翠西·艾敏（Tracey Emin），她们让我看到女性原来能以这种方式生活。



陈可《1955·纽约·29岁》，布面油画，200x130cm，2016年，摄影：杨超工作室



陈可《看手机的爸爸》，布面油彩、纸粘土，53x46cm，2018年

## 谈市场起伏与自我怀疑

**BAZAAR**：这些年，你虽然经历过市场的高低起伏，但整体还算幸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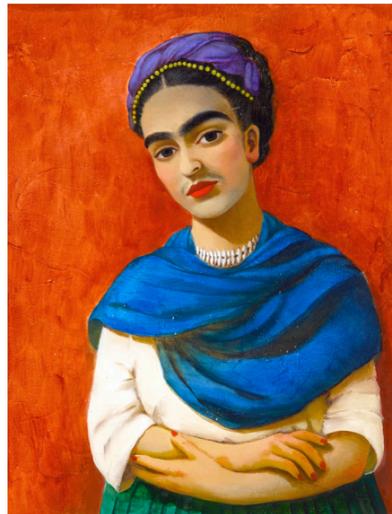
陈可：是，在2007-2008年时，作品拍卖价格特别高；后来有段时间大尺幅的画只能卖十几万元，所以有时容易怀疑自己。但总的来说，我还是按自己的节奏往前走。当时我已经开始转型了，有人说你要不撤回来。我后来想想，撤不回去，即使撤回去也不是以前的样子。迈开脚了，就往前走。

**BAZAAR**：去年，你的市场又发生很大变化，不得不说，涨势喜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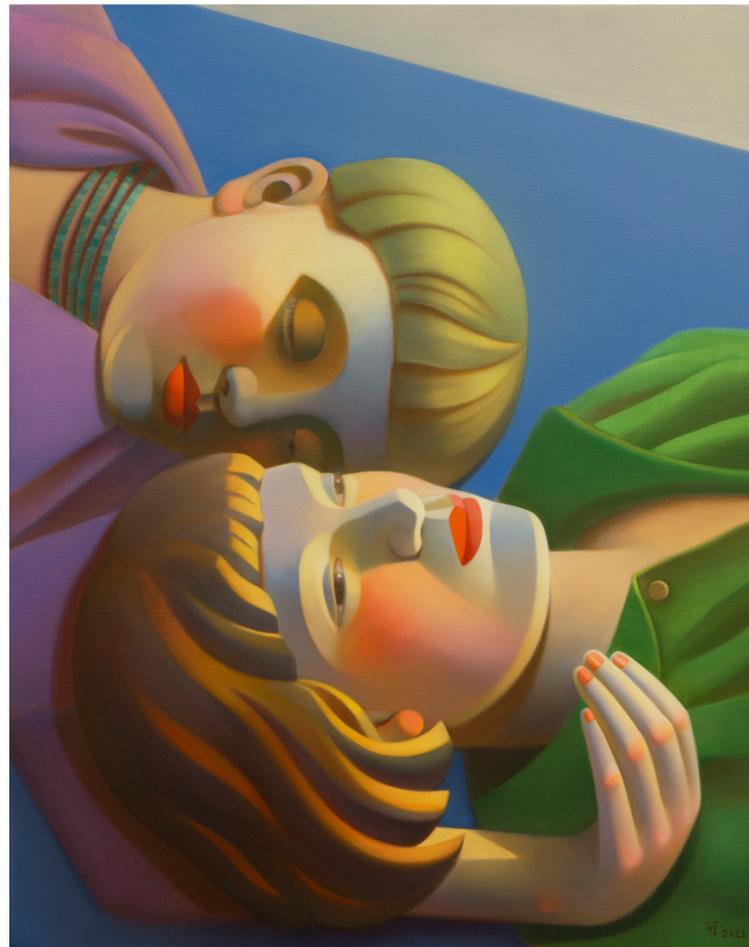
陈可：去年算是这些年的积累终于有了回响。一些新的作品和形态得到了正面回应。2016年“梦露”系列的市场反馈就一般，不过后来再回头看这些作品，我自己都挺满意的，对得起自己。从“弗里达”到“密林”“梦露”以及跟我父亲相关的系列，每个展览的架构都很扎实，自己也非常投入地创作。

**BAZAAR**：艺术市场有时也很矛盾，在精明与跟风之间反复横跳，后一种的确也会让创作者犹豫。

陈可：我一开始会有点失落，这些人一会儿把你捧到天上，一会儿踩在脚底，所以过程最重要。如果只看重结果，那么市场一直在变，你完全无法把控，有时甚至跟作品本身毫无关系。另外，艺术家的自我怀疑，我认为也是一种反省，不一定是坏事。如果对自己没有客观►



陈可《红墙前的弗里达》，布面油画，50x40cm，2013年



陈可《包豪斯女孩 No.11》，布面油画，100×80cm，2021年

评价，或人人都说好，也很危险。认识一位艺术家需要时间和过程，而不是简单贴标签。所谓“卡通”，虽然在市场上很火，但负面的批评声也很多。

**BAZAAR：**忽然想到，在你看来，奈良美智的作品跟卡通的本质区别是什么？

陈可：我不知道如何定义“卡通”，比如涂鸦算吗？这个词本身就特别不准确。我只能说奈良美智不是潮流艺术，他是一个用画去表达人性的艺术家。当然，有的潮流艺术也不是不表达人性，但至少最关注的不是这个。

**BAZAAR：**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与你探讨。以前觉得奈良美智挺好，但最近越看越觉得他画得太类似了，无数素描、水彩，本质上区别真不大，你怎么看？

陈可：他曾是我最爱的艺术家，但现在不是了。可能跟你有同样的感受，我还是喜欢有点变化的艺术家。也许需要一场全面的奈良美智回顾展。我挺喜欢他的绘画装置“小房子”，屋子里好多素描，比他的绘



陈可《包豪斯女孩 No. 12》，布面油画，200×250cm，2021年

画表达更充分，让人感动。他最想表达的也是自由且游离在所谓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种状态，所以涂鸦最能代表这种精神。“类似”或许跟商业化有关，我不太确定。但与村上隆相比，奈良美智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。

**BAZAAR：**你曾说自己的作品并不体现宏大主题，而是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所以你到底在解决自己的什么问题？

陈可：每个阶段我都有一些内心的冲突或对周围世界的感知。比如早期作品是解决“孤独”的问题，当时我初到北京，感到自己很渺小，所以通过创作将这种感受表达出来。现在则是解决一种角色的问题，虽然我画的是别人，但还是在思考我自己的问题，即人和周围世界的互动和摩擦。“梦露”系列就是

个体与外部世界摩擦的结果，她一直在扮演梦露这个角色，未必是她自己，其实每个人都这样。

**BAZAAR：**你早期的画有一些阴暗、残酷的东西，反映了你真实的内心？

陈可：或许来自天蝎座的阴暗面。比如我的早期摄影，现在看都挺吓人的，类似哥特风格。这两年，我反而喜欢更平实的东西，就像以前爱看恐怖片，现在更喜欢生活化的电影。虽然表面上是一种平静，但这种平淡也很残酷。画画时也如此，我不想刻意表现苦大仇深，而是希望画面给人一些明亮的东西。我记得第一张“包豪斯女孩”就是疫情期间画的，当时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和父母在北京，非常焦虑。在那种情况下，画那张画时，我突然就平静下来，也突然能够明白，马蒂斯在战争环境中的作品风格，以及蒙德里安画中的秩序感。因为周围世界失去了秩序，所以艺术家只能在画中寻找。

**BAZAAR：**有中年危机吗？

陈可：一直都有，差不多生完孩子后。这跟家里人的状态有关，比如孩子的成长和父母的衰老，还有自己事业的瓶颈或压力，让人感到中年危机扑面而来。中年的状态是灰色的，没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苦或酸，而是五味杂陈，变成一种“灰色”的味道。以前刚来北京时，我基本上是一个人，虽然孤独，但很简单，脑子里就画画一件事儿，现在则需要不停转换角色。因此，有个工作室很重要，到了工作室我就马上把角色调整过来。我喜欢创作职业化的状态，保持规律创作。**BAZAAR**